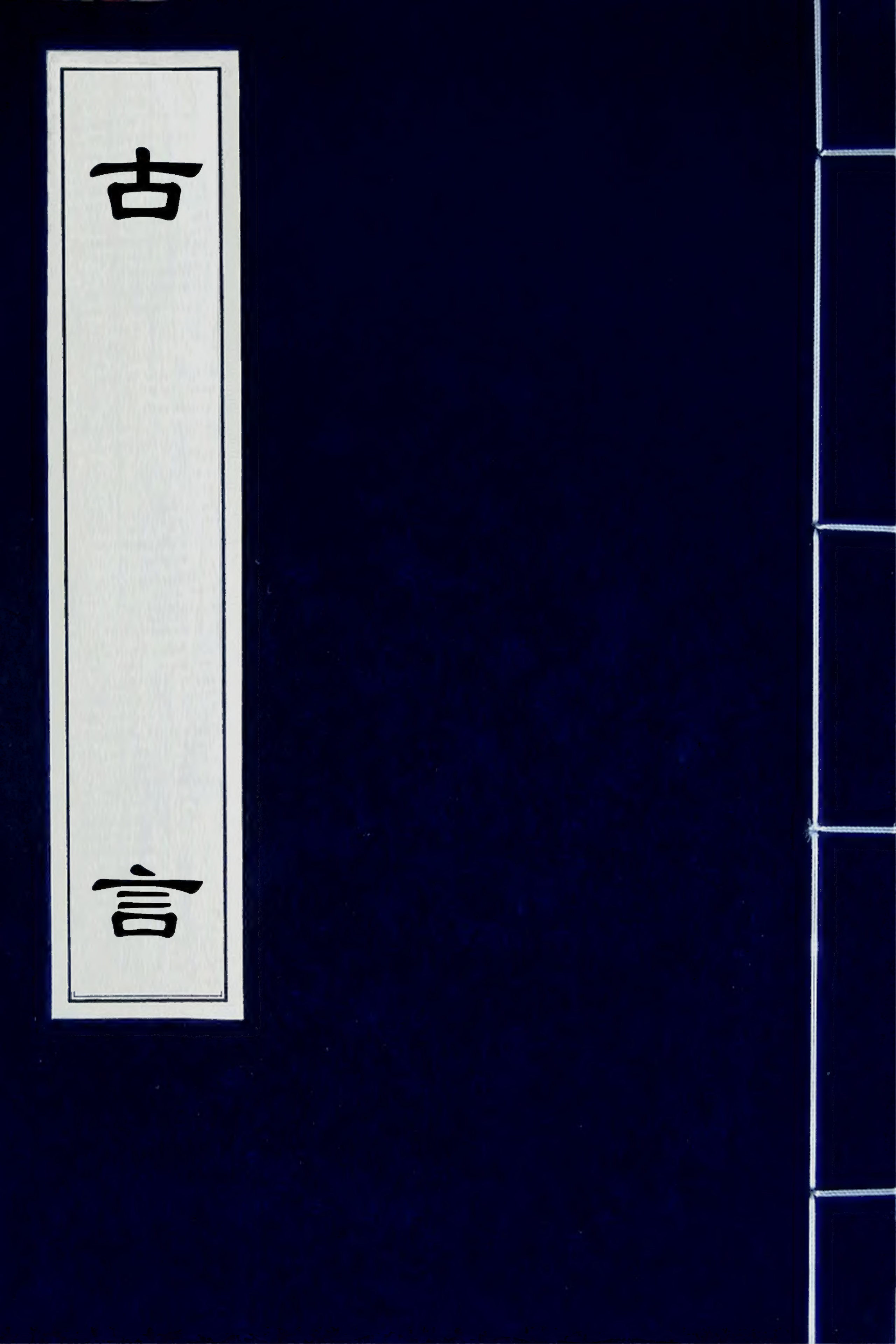


古言

古言序

正德丁卯曉年九歲先公携至百可園教識字逾三月四書成誦先公喜曰可教也時時取經史解說大意後三十餘年詮錄授兒曹十不存一矣項甥子長進士見而說之遂付諸梓嗚呼音容如在忽失此身哉

嘉靖乙丑十月既望曉識

古言卷上

海鹽鄭曉

八卦伏羲所作重之者文王也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羲畫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文畫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皆止八卦至周首乾乃有六十四卦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羲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文易也

成周時六卿遷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爲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爲太師召公仍爲太保周公爲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爲司馬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榮公爲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爲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太史者

逸也

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

散宜生南宫适閎夭太顛皆學於太公疏

附先後奔奏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

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

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

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羑里時年

八十八其所演易彖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則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

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聖學相傳至孔孟論者皆云直至宋儒周程始爲得孔孟之傳論孔庭從祀者益多其說孟子之後惟文中子周茂叔程

明道朱晦庵之學爲正若荀況楊雄董
仲舒皆大儒知學退之永叔以文章言
道術又次之漢諸經師人品雖不能盡
善然實有功於聖教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
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
令叅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巳乃稽之

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

未遠宜信

陰厭陽厭求神無定在也不知其神在此

乎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

之以陽厭孝之至也孝之至也愛之至

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厭陽厭也陰厭於

奥也陽厭於屋漏也奥室西南隅不得

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

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
歆祀而始來陽謂神之就享而將去其
來來自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
大夫無陽厭非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
陰厭陽厭不殺於士而況大夫少牢饋
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
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
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

始儐尸於堂卒禮尸於室一日之事也
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
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
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
於士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
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
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
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備於陽厭徐於

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
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
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
義據吕伯恭古易則本之田何費易長
於卦筮無章句以爻彖文言等參入諸
卦以解經田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
孔子所作為十傳皆有章句葢程朱傳
義與本今乃並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

者不復知有古昜矣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爲禜禜讀如字者

誤矣夫雩請雨故魯旱則雩禜請霽故

鄭氏則禜古之人雩祭以牲雲漢詩曰

靡愛斯牲是也禜祭以牲春秋大水鼓

用牲於社於門是也左氏凡天灾有幣

無牲之說豈別有據乎周禮雩祭司巫

禜祭鬯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禜衣

朱各異其物蓋雩從兩滎從火故雩以
女滎以男雩於北滎於南陰陽之義也
舞皇用瓢古法也或謂雩以男假滎以
營域更詳之
雙生子質家先先生文家先後生其義未
詳
用人理財平天下大急務用人是教理財
是養古之教人所教在是則所用在是

所用在是則不教而人自從之後世所教非所用所用非所教萬語千言人誰信之古者養民何嘗有所施於民只是不妄取之而已後世竭民財力不得養其父母妻子而以區區帛肉與民曰我養老又輙云免租幾分而寔他端取之以盈其數皆由生者寡而食者衆爲者舒而用者疾一有軍旅水旱窘迫無策

又加賦於民所謂恒足正謂平日生財卒有兵荒自能贍給非謂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之出而已苟歲入不足支歲出國之衰亂無日矣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味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

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
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
下有顔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
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
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
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章次秦誓四節次
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

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

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黄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 溫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

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

近世言鬼神事即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
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
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
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

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塟子嬴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䰟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胡康侯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穀梁氏曰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胡說爲優

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然少昊十二而冠黎襄公亦然三十曰壯乃有室文王年十四而生伯邑考四十曰强乃仕禹益治水皆年未二十五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然又曰少艾六十曰耆男子耆而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蓋未六十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恐立而復黜乃亂道也

七十曰老家事傳矣況王事乎故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

衡紞紘綖四者皆冠之飾衡維持冠者笄是也紞縣瑱之縧即充耳也紘繫冠於首冠冕有笄用紘紘用一組緇布冠無笄用纓纓用二組纓自上而結下紘從下而屬上皆垂其餘也綖冠上覆者冕

以木爲幹衣其上謂之綖藻率以韋爲之以籍玉也鞸鞈佩刀削飾上曰鞞下曰鞛鞶紳帶即大帶厲帶垂貌游旌旗之游纓馬膺前飾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
麟至杜説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
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
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
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康成六藝論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
穀梁善於經亦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
墨守起穀梁廢疾自後二傳微而左氏

題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合
雖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
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爲
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
謂如此則學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
來就經爲傳者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
傳亦合而爲一

疑傳疑信傳信一仲子也左公羊以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爲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羊說爲是公羊以子氏爲隱公母穀梁以爲隱公妻妻是也

左傳黎定公八年侵齊門於陽州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

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既斃矣焉能射人殪曰仆也要離謂夫差云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前覆偃却倒

春秋魯史本名聖人未修時名春秋修後亦名春秋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已修之春秋下文魯之春秋是未修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春秋之未修者其義則某竊取之此春秋之已修

若未修時事與文猶乘檮杌既修後則
事有褒貶文有筆削矣
乾之彖見文王造周之德坤之彖見文王
事殷之心
乾九五革九五皆聖人在天子之位也龍
飛堯舜也虎變湯武也坤九五周公以
之泰九二房玄齡韓稚圭以之蹇六二
諸葛孔明以之遯上九錢淡成有焉

是若無序卦後儒又將以六十四卦爲錯
簡而別爲敘次矣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

占矣君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
唐虞時即有龜筮協從之說三皇堯舜
何以取象於渙於噬嗑等卦乎

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說者謂先師引穆
姜之言恐非穆姜所能言蓋穆姜能記
述先聖賢之言也

外夷爲中國患者北胡爲最西羌次之南
蠻又次之東夷在海中者未嘗有出入

中國殘毀省府經行深入千里者航海登岸遠不過百里

周時六卿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序不以所領公孤爲先後如顧命召六卿召公太保以冢宰第一次司徒芮伯宗伯彤伯司馬太師畢公司寇衛侯司空毛公太傅不以侯伯封爵論

唐律文章甚佳疏義亦詳博長孫道公等

所撰但目類殊不分明曰名例曰禁衛曰職制曰戸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上魏李悝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唐名例律如具法商鞅改法爲律漢律九章又終爲戸典廐三篇幷法經百九章曹魏以漢律爲

十八篇晉增爲二十篇

凡笞杖徒各五流三死二三級斬俱贖銅

一百二十斤

姓一字而名三字令尹子文姓三字而名

一字侯莫陳悅

紫字子羔施字期臧明字子羽不知何義

漢唐不可無朔方猶都燕不可無大寧上

谷雲中大寧今與朶顏夷矣

三代後守成令主漢文帝第一宋仁宗次

之仁宗特人才迭進迭退政事乍行乍

止又有郭后事所以不及文帝文帝近

王道矣唐玄宗才高無行晩年竟致亂

自古女禍最烈况楊氏又非妹妲比乎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周之七祀

雖四時祭於臘亦聚祭也八蜡諸神共

立尸而伊耆氏配之伊耆始爲蜡

平勃之留少帝以俟代王也辟弑君之名也少帝真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長必爲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終

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冠而受命於君始貴也若天子諸侯踐祚而後冠者又有公冠禮其賓以大夫之賢者

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蓋冠時母在闈門外闈門在東婦人入廟所由之門故適東壁北面

見之毋拜者拜受脯也非拜子也脯祖

宗所賜也其曰毋拜之成人而與爲禮

也非是

公孫丞相布被非僞也公孫節儉惡衣食

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

存䘏其後司馬閽舘不知公孫有否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

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

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寃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變夷爲華交州

今為安南竊據朔方今為胡虜巢穴右北平之大寧今界朶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宋神宗以王韶取河岷宕洮疊五州受賀於紫宸殿賜王介甫玉帶初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乘間復據河州韶冒險兼程入洮州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率衆尾韶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宕洮疊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萬計蓋宋偏安境

土日蹙屢困於夷狄如洮岷河不守隴右必危而關中不可守介甫主議遣韶破西羌以安隴右不爲開邊生事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子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道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

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愼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荀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爲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或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耳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玄德稱

爲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守成之主在位逾三十年者亦不多得夏不降六十年孔甲三十二年商太甲三十四年沃丁三十年太戊七十六年祖丁三十二年高宗六十年祖甲三十四年帝乙三十八年周成王三十八年昭王四十二年穆王五十六年宣王四十

七年平王五十二年襄王三十四年敬王四十五年顯王四十九年漢武帝五十五年唐高宗三十五年玄宗四十五年宋仁宗四十二年高宗三十六年

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曰姓許今人嘗書姓某氏相襲謬耳余

姓姬鄭出自周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
國在華陰後遷溱洧之間爲新鄭久之
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友即桓公然以國
爲氏亦非禮禮以王父字爲氏祝融之
後封於檜國於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溱
洧之間後爲鄭桓公所滅而徙居焉檜
之後亦有以鄭爲氏者故姬姓之鄭黄
帝出姓妘之鄭高辛出檜一作鄶故又

稱邾鄒人

鷺色本白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鼓吹舊有朱鷺曲是也

姓字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嬀曰姒曰嬴曰姞曰姚曰妘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

禮哭師哭友哭所之名各有其處朱子郎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葢斥爲禪學

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
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
聖人百世
橫渠學術純於伊川子厚文章優於退之
平津清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
公
兩漢宰相絶無如李林甫秦檜盧杞蔡京
者然檜尤甚於林甫京尤甚於杞

舜攝政徧於羣神周作洛咸秩無文鬼神之當敬如此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乃所以敬之也傅說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不遠之也

材之用世者日罕一日世之忌材者日狠一日人之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者日甚一日

孟子至炎漢後始盛傳於世註有趙岐陸

䓂經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自䓂經巳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音釋二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至宋孫奭等作音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爲正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章者文之成句者辭之絕章者明也總義

也包體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以局言也

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此豈知與民同樂之意乎

夏諺漢註云夏禹之世民諺語宋疏統言遊豫皆巡行別言遊者有所縱而至於適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故遊則未至

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春秋傳曰魯季
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
徵招角招爲事爲民皆以招名者孫氏云
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
財之意恐未必然是時韶樂尚傳於齊
又世皆重韶樂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
生其數八八六十四民之象也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火音三分宮損一以生其

數六九五十四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
事懕宮九九八十一商八九七十二羽
五八四十八商三分徵益一以徵五十
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於五十四而加
一十八則得七十二矣羽三分商損一
以商七十二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於
七十二而損二十四則得四十八徵角
放此

齊桓在位四十三年景五十八年二君能久任管晏管晏不能爲國遠慮區區圖伯一時不知正心正家正朝廷之道仲卒而豎刁易牙開方用事竟致五公子之亂嬰對叔向憂陳氏不聞匡救之術景老屬子荼於國高二大夫景卒五公子出奔陳乞鬬諸大夫國夏高張晏圉奔翟乞遂弒荼立陽生蓋景卒纔十年

而用常又弒簡公姜齊爲田所滅

易牛章見聖賢遇巷納牖之意先發難令其良心不覺萌動再發難令其良心勃然興起有力行之勢又發難令其以是良心而行善政蔽錮漸開而本心自見非平日自已察識天理眞機圓熟不能隨緣解縛如此

民事不可緩即兼富與教蓋安民生與民

行皆以力田重農爲本務下文遂詳言
之非言匹夫事也
聖人無行不不與即是教不必就事就問始
爲教故曰予欲無言孟子反齊滕之路
不與子敎言使事吊公行氏亦不與子
敎言樂正子乃從之自魯之齊烏在其
師孟子乎是時孟子在齊子敎使魯故
樂正子自魯從之至齊孟子稱樂正子

好善未聞不能惡惡而能好善者蓋孟
子切責之後改悟而進德也
司城宋卿貞子姓名不可考陳佚名周陳
懷公之子滑公後爲楚所滅夫子主於
司城而臣於陳侯也司城謚貞必正直
而非邪佞者宋六卿司城在司寇之上
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古有司空無
司城惟宋以武公名司空改司城

滑釐即慎到墨子弟子善用兵嘗與同門三百人持魯器守宋城禦楚寇著愼子四十六篇與宋鈃同時孟子獨舉齊魯初封言者以魯伐齊而取南陽齊益不足魯益有餘非復太公周公之舊疆山南曰陽岱山之南曰南陽在齊之南魯之北

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

以為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
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無故
孟子亦不斥其非直云乃若其情云云
但說到情便與性異
民社雖非即以為學亦不可謂學也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
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
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

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
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
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
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琊王卿御史
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
並傳之惟古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
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
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

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
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
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
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
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
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
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爲注
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
鄭陳王周生說并巳意爲集解宋侍講
學士刑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
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也形多
頭麄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
聯字成句聯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帙
孔門諸弟所問皆性命道德之旨孟子弟
子所問不過古今聞見人情世變而巳

惟公孫丑問不動心最精切
思無邪疏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
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
定公繼兄昭公而立受制意如意如逐昭
公旅死於乾侯王法所必誅又廢世子
衍及務人定公不能討賊孔子修春秋
於其元年不書正月亦不肯仕督其咎
或人之問獨舉友于兄弟爲言蓋貪位

保好而忘君父兄弟之讐孝友安在

佾舞之數服虔說毎佾八人蓋減行數不

減人數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宫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

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

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

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

宜方行列既減即人數亦宜減從何杜說諸侯則六六三十六人也

䟽說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揖讓而升者出次揖及階又揖升堂又揖下而飲者射既畢揖而下無偶畢又揖而上勝者先升負者繼進坐取觶豐上

立飲卒坐奠觶豐下季長曰多筭飲少
筭禮又曰勝者袒決執張弓不勝者脫
決持弛弓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穀
梁曰太室卽世室

禮有金鐸木鐸鐸鈴也皆以金爲之舌金
曰金鐸木曰木鐸周禮教鼓人以金鐸

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疏云武事振金鐸文事木鐸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爲革命之事安得寧帖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爲革命事觀其稱大伯文王爲至德謂武未

盡善可見

世本意是中古時書今世本載仲孫玃生

南宫縚又云臧孫辰為公子彄曾孫乃

春秋後人所纂

微生畝高一人畝名高字也名呼聖人而

諸其佞直也乞醯與鄰非直也必欲周

人之急亦非固矣故聖人微遜而稱許

之

子桑伯子王肅何晏皆云書傳無見康成
以爲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也邢昺丙以
爲非是衛大夫亦有公孫枝
費壯邑也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酈公賜
之汶陽之田及費㬥之有季氏自此始
季世卿執政不臣費邑宰效尤數畔昭
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定八年公山弗擾
以費畔故欲得閔子宰費

老彭正義云即莊子所謂彭祖王弼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世本云老彭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

聖人歌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此蓋不夢周公而修彖史時也鳳兮鳳兮何德衰豈狂歌哉

太伯伯夷季札皆讓國季札固不及伯夷然取其節惟顧天倫而輕人爵何等高潔若以宗社論札雖不讓可也若太伯又非伯夷所能及伯夷直欲伸己志前後事都不粘帶季札尚顧其國季札守節之讓伯夷求仁之讓太伯達權之讓也觀札之觀周樂年九十餘尚將兵救陳其學識才略亦豈易及哉春秋書吳

子使札來聘本是襃詞稱吳子稱使稱
來聘語意可見其稱名者禮使大國以
卿大夫無職而使曰攝札非有職者以
賢故攝凡使於上國者卿大夫則書公
子公孫否書名蓋非世官不得稱公子
公孫稱公子公孫即官矣札本吳太伯
仲雍後吳以讓建邦亦以讓喪邦
學人皆名呼弟子惟閔子騫字之不知何

意

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

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

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

國封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

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

伯尊官又轄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

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

乘觀孟子時魯衰已甚尤云方百里者
五夫子時魯更大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
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
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用緇衣以裼
之麑裘素衣狐裘黃衣蓋先明衣次中
衣次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正服夏

不用裘用葛緇衣羔裘視朝之服黑色
素衣麑裘視朔之服白色黃衣狐裘大
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
蓋大蜡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
月行事郊特牲蜡祭黃衣黃冠而祭息
田夫也註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
是勞農以休息之

車中不內顧包氏曰前視不過衡軛傍視

不過輢轂子謂視不下帶顧不過轂匪
惟存心亦以養目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
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
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
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
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
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

有之祝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
殿上改求我廡中
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
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
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
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
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皙是時有
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

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皙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捺引語所謂因材而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

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
禮中已去則禮完矣視聽言動無非禮
即喜怒哀樂之節中節即所謂動容周旋
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
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真如道言全真皆是
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
圈中間冊無些子爲學只要還此本體

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
本體乾淨一分克己復禮非二事外家
言但盡凡心即爲聖解近之
馬季長曰在邦家必聞佞人黨多疏曰妄
相稱譽也
衛靈公無道以有人竟免於喪然仲叔圉
祝鮀王孫賈皆未足爲賢衛襄公十九
年衛獻公之二十三年也季札至衛說

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後蓋二十年而靈公立伯玉輩多尚在而靈公不能用也

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疏曰衣裳之會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曰始於北杏終於葵丘爲十一會或曰不取北杏陽穀始於兩鄄終於葵丘爲九會

史記又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管仲召忽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誚死事甚難立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仲之功不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指忽也

魚伯王同時仕衛稱賢大夫聖人至衛嘗與之交故論二人言魚之直邪有道如矢直矣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

直可能也無道而直不可能也若伯玉
則君子哉蓋得隨時順應之宜有道則
仕行其志不負其官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此不但不屑苟祿不肯失身可卷而
懷庶幾潛龍之德我不以不仕矯人人
不以不仕嫌我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
仕狗人多少有才有行的人到無道時
不可卷懷以及於難此伯玉優於魚也

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懷不可能也可字有意味君云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則易矣

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季文子初得政歷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五世定五年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九年魯伐陽虎虎出奔齊季長註陽氏爲

李氏家臣至虎三世

戒色不必至淫汚苟合雖夫妻裯第間不能以禮亦當戒戒鬬不必至爭强尚力只父兄妻子友朋童奚間一言不合忿怒相加凡一切禮貌言動稍有拂意即麤心浮氣厲色嚴聲亦是或設計中傷陰謀巧詆鬬知報復亦謂之鬬戒得不必至損人利己忍辱冒利恃勢取盈非

其義也一介不取諸人乃是戒得三戒

分少壯老各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

貫老壯少

子欲赴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即浮海居夷

之意

性言相近即見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

言相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

論六逸而不及朱張不知何意王弼言朱

張字子考荀况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
子同故不論恐未必然
魯樂官八人去國適者去此後仕之謂八
者去此不復仕也
包氏四乳八子之説不知出何書康成以
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曰宣王時人
嗟乎姓名之難傳於後世豈獨四八目所
載耶孔門三千之徒速肖者且七十今

見論語纔二十七人耳

伯益綜聲於語鳥介盧辨音於鳴牛漢儒言公冶長亦知鳥言被縲絏之辱又言伯益臯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治水論功錫土封伯賜嬴姓秦其後也又曰益若鳥獸其裔孫非子善養馬

夏小正正月雉震呴鷩𪇪而呴也謂震爲晨未然文中子司馬公方氏皆曰晨呴

朝呴亦未爲非但雉寔遇雷鳴而始呴
呴多在朝不在夜耳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
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
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虞書一典二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臯陶
謨乃古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三句似非聖人之言試除去讀之意尤渾然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十年之用此豈門墻桃李哉庶幾棫樸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大學漢儒所詮本是恐不可更爲詮次親民二字陽明先生說爲是

豈是皆以修身爲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爲本是格致誠正與齊治平通以修身爲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吾儒却說修身須於視聽言動綱常倫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爲本權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知治人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故曰齊治平要

在修身爲本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
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
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
賢之名蓋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
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
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
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

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異於商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親民也養之教之所以齊治平也故曰樂利曰散財聚民曰不畜聚斂之臣皆所以養民也教不言庠序學校而惟以好善惡惡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庠序學校之教亦與賢而斜不肖耳況好惡之正又身教之則也舉錯在此則民之趨避在此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

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真

如玄如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而名曰

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

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狥人欲

汩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楚書舅犯二條更說用人事善仁親固所

當用必得賢大臣方能用之若大臣小

人反加排擠矣故又引秦誓一大臣好賢者即南山有臺之君子也一大臣妬賢者即節南山之赫赫師尹也此二大臣又必得仁人在君位方能退妬賢之大臣而用好賢之大臣好賢大臣周公後惟房玄齡一人可以當之妬賢大臣自李林甫後不止一盧杞也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爲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天命之謂性命即詩維天之命易窮理盡性之命孟子立命之命

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明誠俗

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喜怒哀樂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覩不聞慎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慎獨中位育似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爾不俟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

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
若是也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一家之
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漁蠶織雞豚
狗彘竹樹果蓏各遂其生亦是位育
發而中節怒而刑殺人也是和哀而慟也
是和如不中節喜樂亦是乖戾於此體
察便見吾儒之學與佛氏不同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减土有增有减山

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是發慎獨戒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曰文王作

易其有憂患乎皆孔子之言也何以既曰有憂又曰無憂或曰有憂者國事也無憂者家事也恐未然惟其有憂所以無憂惟其無憂所以有憂
宗廟存昭穆堂上敘祖宗之昭穆堂下敘子孫之昭穆但此句所以敘昭穆却是言子孫也昭穆廟中敘次非漢儒言之後人何由知之

至誠前知專據人事禎祥妖孽卜筮言以四體得失皆無定興亡亦然惟善不善却有定理如禎祥未是興之兆前知者但知善者必能當此禎祥而興不善者必不能當此禎祥而亡餘放此故亂世之禎祥豪傑所喜治世之妖孽賢聖所憂至誠如神惟誠故明無意於孰興孰亡惟知孰善孰不善耳動乎四體一端

尤難解註中執王高卑其客俯仰尚易

見更有難知者如夏臺囚而商熾美里

縶而周昌勾吳以文身開國朝鮮以被

髮建邦魯莊以趨蹌蒙羞漢成以容儀

促祚丹朱以啓明殄世商紂以慧辯殞

身非聰明睿智者其孰能察於斯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

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

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到前

至誠至聖聖言外德之至誠言內道之至

惟有爲己之實心工夫一節密一節自

造其地道體本無聲無臭故求道亦必

自不覩不聞時著力戒懼乎其所不覩

不聞非是著相亦非是著空喜怒哀樂

未發之謂中此有物乎無物乎

小德大德非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

是體不害悖並育行是用川流敦化一
字一意脉絡分明是川而往不息是流
根本盛大是敦其出無窮是化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
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
事典謨中絶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
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
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

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也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喜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

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
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
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玄王湯也朱傳以爲契以下文有武王又
有至於湯字也但追王始於周亦止追
王三世太王王季文王后稷始祖以下
皆稱先公若商則未有追崇三世禮况
始祖乎若商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矣

桓撥二字本湯功烈桓者武也撥者撥亂反正也受小國大國亦湯事契何有焉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生以此教於齊魯閒爲大傳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

晁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孔臧與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篇儒者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堯典慎徽以下爲舜典又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盤庚爲三篇分

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五篇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佐異之說凡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晋時又有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爲益稷齊蕭鸞四年姚方興以慎徽五典不可徑分

爲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

改易删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

之書而爲之也蔡氏集註並存今文古

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

儒嘗疑古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欲有

所釐正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

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

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

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
也

舜初爲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
在百揆上周官云百揆四岳四岳又在
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
岳後咨百揆百揆在四岳下也

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
曰尚親也帝不然又問舉工共尚功也

帝不然又問衆舉鯀以尚才也帝又不

然必至舉舜孝友乎人尚德也故云禪

舜張本

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姓如喪考妣罔違

道干百姓皆指民言圻内天下隨文立

義爲是漢儒以爲百官非也

五典五品五教若非孟子說明教以人倫

後世何由知之漢儒已見孟子乃據左

傳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教五典非是太誓五常洪範彝倫即五典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爲四人不數稷契臯陶仍舊職者而并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爲二十二人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臯陶而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禹益垂

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
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
岳之職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
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
元愷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即臯陶
字
寅賓出日春分之早一日也平秩東作
言一時也日中星鳥言仲春一月也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
交質不及二伯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
巳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
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
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皆據世本言有扈與
夏同姓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
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亦有商均夏

有觀扈周有管蔡是皆同姓觀不可考
蔡註言孔氏以舜喪畢之明年即位改元
不知何所據此蓋據孟子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南河之南云
帝嚳居亳十四世至湯八遷復居亳湯後
四遷至盤庚又居亳湯之前世本言昭
明居砥石左氏言相土居商丘餘未詳
桀都安邑在湯都亳西商伐夏當從東而

往書序升陑升者下向上陑是山阜之
地漢儒以爲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陑在
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陑向北渡河
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
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余謂是時夏都河
山之會商正路從東而西桀或西走北
保太原西保秦雍山河險固卒難成功
乃從間道從西逼之敗必東走東方平

壙無險可走逐故也桀後果東入山出
太行東南涉河至三朡奔南巢湯放
之於此
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
子舜攝位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
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非也猶云令月
吉日辰良耳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
易民視聽夏已上皆建寅是也

金作贖刑漢孔氏註爲黄金唐孔氏吕刑
罰鍰傳爲黄鐵與此不同葢古金銀銅
鐵皆號爲金釋器黄金曰盪其美者曰
鏐白金曰銀其美者曰鐐是金銀皆名
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
爲殺矢鳬氏爲鍾㮚氏爲量叚氏爲鎛𣏌
氏爲劒有銅有鐵皆名爲金鐵亦包銅
矣此傳黄金吕刑黄鐵皆銅也古之贖

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
兩令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
兩收絹十疋

虞書五刑註墨劓剕宮大辟據呂刑也魯
語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
次鑽笮薄刑鞭朴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
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

走供救日食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役庚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

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禮政典不同

修五禮據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有庸不宜獨異孔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王肅以爲王公卿大夫士鄭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漢儒言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余見今郊廟樂器亦有搏拊狀狀如漢儒所云

文王罪人不孥甘誓湯誓有孥戮之文並
軍法也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
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隷女
子入於舂槀謂從坐而没入縣官也孔
以孥戮爲權脅之辭
湯有天下聿求元聖伊尹也其次仲虺即萊
朱又或是疑臣扈汝鳩汝方誼伯仲伯
咎單湯元年至太戊立時一百三十年

矣事太戊者即此臣扈耶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
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
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
九族皆同姓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
祗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建丑月也可見

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前爲不踰年改元後爲服闋非也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伊尹事當以商書及君奭孟子左傳之言爲信汲冢周書妄也

太甲子沃丁立八年而伊尹卒大霧三日

沃丁以天子禮葬于亳祭以太牢親臨其喪尹時年百有餘歲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亡

殷商並稱北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並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兼稱也亳是殷地故殷社謂之亳社

太誓十有三年祭註以為武王即位之十

三年漢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并居喪之年中間武王即位不改元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太誓與僞太誓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王太公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甚豈可即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
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太誓不
合今考武王乙巳踐位已卯伐商乙酉
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
有三年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七十
七武王少文王十九歲

古言卷上終